

蘇聯獨幕劇集

蘇維埃國家公民主

北京市中蘇友好協會編譯



時代時代出版社



蘇維羅埃國家公民

北京市中蘇友好協會編譯

時代出版社社

目 次

蘇維埃國家公印

斯達先科(3)

福的家庭

阿拉木·阿朔·帕帕揚兄弟(23)

詩人的希望

克里伏勝(67)

朝陽的房間

阿努奇娜
羅莫娃(97)

蘇維埃國家公民

〔獨幕劇〕

斯達先科著

劇中人物

斯傑潘·謝敏諾維支·索莫夫——醫師，區醫院主任，七十歲。他雖然上了年紀，可是精神很好，精力旺盛。他穿着新的黑色洋服，這洋服對於他的身材不太合適；胸前掛着『光榮紀念章』和『衛國戰爭遊擊隊員』紀念章。（簡稱

『索』）

特羅菲莫維支·葉夫多金——醫院守門人，七十五歲。穿着一件舊的，但洗得很乾淨、熨得畢挺的水兵夏服。胸前掛着『衛國戰爭遊擊隊員』紀念章。褲管塞在小心揩擦過的長統皮靴中。（簡稱『葉』）

達利亞·彼得洛夫娜·科斯蒂娜——區執行委員會主席，三十五歲。（簡稱『科』）巴莎·布拉科娃——著名女拖拉機手，十八歲。她穿着整齊的綢上衣，胸前掛着『勞動紅旗勳章』。（簡稱『巴莎』）

時間：現在。

地點：某一區中心。

● 本劇在一九四八年蘇聯部長會議藝術事業委員會主持的蘇聯全國獨幕劇比賽中獲三等第三獎。

區文化宮內的一個大客廳。有門兩道，一道是正門。開幕時巴莎和葉夫多金在台上。

葉 準備好了嗎？

巴莎 不，還沒準備好哩。

葉 怎麼還沒準備好呢？不是連大禮服都穿上了……

巴莎 問題倒不是在這兒。而是講話怎個講法呀？

葉 你怕麼？你這樣冲的女孩子，全區聞名的，還用怕麼？

巴莎 在我來說，要講話，這比什麼都難！我是寧願耕十公頃地的。

葉 你在青年團集會上講過話吧？

巴莎 那是對着自己的團員同志們講話！說亂了不會丟人。但是這回可是一個隆重

的大會了。有高貴的客人，有全區大名鼎鼎的人們。聽說從州裏也會來……

葉 一定會來的。人們正在等候着莫斯科來的部裏的代表呢。

巴莎（生氣了）你老是唬我！我腦子裏的什麼話都給你嚇跑了……

葉 你害怕，我當然了解。這次講話責任重大，何況講的又是我們這兒最受尊敬的人——斯傑潘·謝敏諾維支。他在工作崗位上已經滿了五十年，整天給人看病，一點兒也不休息。你大概沒有到他那兒看過病吧？

巴莎 沒有看過。

葉 我也沒有看過。年頭不算少，但我對於自己的健康，是沒說的了。不過我們區內的人們對他的意見都非常好。他還不光是一個好大夫，而且還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對這樣的人，應該說出自己最真心的話來。巴莎，你要注意，講話的時候要莊重一點。你不是代表你自己說話。你是一個出名的女拖拉機手，人家會相信你的話是代表全區青年說的！

巴莎 葉夫多金伯伯，你越說我便越害怕了。

葉 最要緊的是不要害怕！我來說一說我自己的經驗……

巴莎 你難道曾經在台上講過話麼？

葉 我很少在台上講話。沒有親身去講話的機會。可是聽呢倒是聽過的。我把這個經驗和你說一說。（開玩笑地）一個真正的演說家，他的舉動一定是從容不迫的：他走上講台第一件事便是喝一口水。喝了之後等一會兒才說：『同志們！』然後又喝一口水。然後再停一會兒又說：『我們今天有什麼事情呢？』再喝一口水。再隨便說說，你看，時間就過去了。

巴莎 （笑）可是今天這樣做是不行了。今天講演是沒有水喝的。

葉 沒有水喝更妙了。只是要多費點勁兒。

巴莎 怎麼樣開頭呢。我什麼念頭都給弄得亂七八糟的……

葉 你看，假如要我講話的話，我就走到講壇上去，直截了當地說……（裝成演說家的樣子）『同志們！』（停了一會兒。往桌子走去，拿起水瓶倒了一些水到

杯子裏便喝。）『親愛的同志們！』（再倒一杯水又喝。）

科上

巴莎（不耐煩的）以後呢……

葉（沒有注意到科斯蒂娜）親愛的同志們……（停了一下）今天我們有甚麼事情呢？（又拿起水瓶）

科對對，葉夫多金·特羅菲莫維支。

葉（將水瓶送回原處）對什麼呀，區執委會主席同志。

科對的，你也在準備講話。你在區醫院看門也快有五十年了。你和斯傑潘·謝敏諾維支一起為人民工作了五十年了。他工作五十週年紀念你總得走到台上說說話……

葉（插進來）說幾句話，我當然可以，而演講呢，巴莎是全權代表。我不是正式人物。

科 可是要知道你親眼看過了斯傑潘·謝敏諾維支的全部生活……你應該去祝賀祝賀他的呀。

葉 材料我有的是。我自然要講講話的。到時候便會講的。我明天會去斯傑潘·謝敏諾維支那兒去作客。我們對着茶壺會想起從前的舊事。或者會弄些好吃的東西。因為這是多麼盛大的慶典……這就是我要講的話了。用不着記錄的。

科 你知道了就好了，斯傑潘·謝敏諾維支還沒到麼？

葉 我到他那兒去過了。他正在刮鬍子，穿新衣服。

科 還有，巴莎，你的祝詞準備好了麼？

巴莎 （不好意思地）準備了，達利亞·彼得洛夫娜。不過只是……

葉 （打斷了她的話）你不用替巴莎擔心，區執委會主席同志。我正在跟她排演一下哩。

科 早就應該排演。現在已經晚了。全區的客人都已來了。我要去檢查一下講台。

(下)

巴莎（焦急地）怎麼辦呢？我還沒有準備好。馬上要講話了，但是我什麼念頭都給搞亂了……葉夫多金伯伯，你聽一聽——我這樣開頭成不成。（裝成演說者的樣子）親愛的斯傑潘·謝敏諾維支！

葉波掌

不，不是這樣的！可敬的斯傑潘·謝敏諾維支！……葉夫多金伯伯，『親愛的』和『可敬的』，那一個好些呢？

葉（深思地）『親愛的』要好些，不過拿你的年紀來說，還是『可敬的』比較適合。

巴莎 這樣說好不好：可敬而親愛的斯傑潘·謝敏諾維支！
葉 這樣正是再好沒有了。

巴莎 我們全蘇的青年委托我來祝賀您的工作的五十週年紀念……五十年來，您慶

苦的主持着我們的區醫院。（激動地）從前，還是沙皇統治的時候，您，親愛的斯傑潘·謝敏諾維支，便已經到這裏來了。您忠誠地工作，給人們治病，幫助他們，想望着未來，爲了未來而工作。您有着良善的心靈，您，醫治人們，幫助他們，您關心我們新時代的人們，我們全都熱烈地敬愛您。您等待的將來，已經到來了。

葉鼓掌。衆上

我們大家知道您是多麼好的一位醫師……

葉對！

索不對！

巴莎（倉皇失措地）您好！斯傑潘·謝敏諾維支……爲什麼不對呢？

（開玩笑地）你怎麼知道我是好醫生呢？你到我那兒看過病嗎？

巴莎沒有……沒有看過……

索 你這樣說：『我們聽說，您是一位好醫師，』就對了。像病院裏快要痊愈的病人那樣祝賀，那才算真心呐。

巴莎 斯傑潘·謝敏諾維支，我說的真是真心話，這是代表我自己的心……還有代表區裏全體青年……

索 （笑）我說着玩的，說着玩的……不過假如我是你的話，巴莎，我就會說：

『我們全區的青年都不知道您是醫師，而且以後永遠也不希望知道。』要知道對一個醫師最好的恭維便是我們青年底健康。像你大概不知道，但葉夫多金是記得的，從前有多少農民的孩子害病死去了。

葉 不錯的……那時候生活真是苦。

索 那時候，不管你怎樣努力又努力，一個醫生對付整整一個區，對付得了嗎？藥品沒有，護士沒有……到處都是貧窮，骯髒……

葉 那時的日子真苦啊！不要再想起從前的事情了，斯傑潘·謝敏諾維支！今天應

當談談將來的事情。

科上

科 您好，親愛的斯傑潘·謝敏諾維支。恭喜恭喜！這是衛生部打來的電報。還贈送你一輛汽車。

索 這太好了！我現在可以多為兩倍病人服務了！

葉 一定的。以後到附近的集體農場也不用顛顛撲撲地騎着我們這四『老黃』了：巴莎 我教你開汽車。

索 我還不算遲吧？真的，我的眼力並不算太壞。達利亞·彼得洛夫娜，你認為我

在司機考試中能夠及格嗎？

科 （笑）一定會及格的！

巴莎 （自信地）等着瞧吧！

索 是的，你們知道，列夫·托爾斯泰到了八十歲也去學騎自行車哩。

葉 自行車當然比較簡單一些。

科 巴莎，咱們走吧，你幫我忙把祝賀電報收下來。

索 达利亞·彼得洛夫娜，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總算是慶賀典禮的主人，為什麼他們不讓我走進禮堂去，電報又不給我看呢？

科 (笑)不要急！等一下人家便會請您直接走上主席台的。這樣會比較莊嚴一些。電報是要在台上唸的。巴莎，咱們走吧！

科和巴莎下

葉 這是紀律，沒辦法。達利亞·彼得洛夫娜總想鋪張一下來慶祝這件事情。她說，我們雖然是一個區，可是也得學學人家莫斯科……排場來頭大的人。真是能幹的女人。

葉 她做事大刀闊斧，有魄力，推動大家跟她走。人民信任她，尊敬她。聽說，科斯蒂娜除非不做，做了一定勝利完成。

索

葉夫多金·特羅菲莫維支，你還記得五十年前我是怎樣來的嗎？巡官煽動人們來反對我，他說：『這個醫生，大學生總不是好東西！』

葉

不瞞你說，我們那時也太老實了。又糊塗、又愚蠢。碰到你的時候還不大敢信任。

索

你還記得你把我開的藥劑倒了，把老婆送到巫師那兒去嗎？

葉

明天我要帶我老婆特地來祝賀你。她要好好地祝賀你一番。假如不是你的話，她早就到了另一個世界去了。

索

對的……這樣是比什麼都不好過。我那時候和老婆一塊吃了多少苦。巡官動不動就來壓迫我們。她主們蹂躪並且侮辱人們的尊嚴。

葉

那時真是野蠻的黑暗世界，斯傑潘·謝敏諾維支。

索

可是當時我們已經相信，將來會是光明而美好的，我們愛它，嚮往它，爲了它而工作。